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五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

大誥弟一

今文尚書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乃御事

案僞孔傳以王若曰爲周公稱成王命鄭君注以王爲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二誼不同今攷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王肅注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則僞傳實襲王肅之語肅治古文尚書用古文家說

者鄭君以王為周公稱今文家說也明堂位曰昔周
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彼
注云天子周公也蓋記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
負斧依明天子即公攝矣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
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亦云周公之攝王
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明周公攝王位因權稱王矣
若謂周公述成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篇言周公曰
王若曰或如多士篇先言周公告後乃言王若曰而
此文不然則王寶謂周公無疑也江聲云命大事則
權稱王者見周公不欲終於為王故平時不常稱特

以大事之命必自王出故權稱王耳權稱云者明不

正稱也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曰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

攷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曰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

惡之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

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

其漸可見遂舉兵并東平立嚴鄉侯信爲天子移檄郡

國言莽鴆攝尊號莽聞之大懼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

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
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
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於女卿
大夫元士御事
案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道在大誥下攷尚書釋
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是古文今文皆同僞孔
本作猷大誥爾多邦非是莽時尚書今文列於學官
古文藏於秘府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援
以究大誥之文誼矣尚書正義云鄭王本猷在誥下
是其本亦同於馬特作猷作繇各有不同段玉裁曰

繇猷古通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云莫一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李善注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謬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應劭注翟傳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非應之誤僞孔傳所本喬樅謂馬本作繇鄭王本作猷當是古今文之異或讀從古文或讀從今文故有不同三家之本容亦不同各隨字解之故誼亦異應劭注

漢書是用尚書家師說并劭之誤解觀劭注漢書云御事主事也攷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云所引書者大誥文也鄭解御字與應劭同此可為劭注用書說之明證矣乃與爾皆訓為女莽大誥云于女即越乃之訓詁代字也詩思齊鄭箋引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亦云大誥文今隸古本作越爾御事蓋鄭君注詩及禮所引尚書皆援今文耳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不弔天降喪於我家弗少延

漢書翟義傳莽作大誥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

案僞孔本尚書喪字作割弗字作不以延洪二字連文讀不少延洪爲句釋文云割馬本作害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據漢書莽作大誥文亦以洪屬下讀則知今文尚書皆與古文句讀同僞孔傳延洪之訓誼殊非是古無此訓也段玉裁曰僞孔傳以弗弔爲不至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蓋如左傳旻天不弔之解非

訓至也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僞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厤服弗遭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漢書翟義傳曰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厤服行政事予莽自稱也言不遭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

案師古注漢書與僞孔傳誼有不同當是襲用漢人服應等舊注之文舊注多本今文尚書說故竝載之尚書正義引王肅注以洪爲大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與漢書合造作遭者呂刑兩造具備史記作兩遭具備是造之誼爲遭莽以訓詁代經文也段玉裁曰造莽大誥作遭蓋今文尚書本作遭字下文予造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遺也見釋文遺字正遭字之誤馬用今文注古文也格莽作往

熙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傳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漢書翟義傳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渡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師古曰熙嘆辭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威明猶言明威也紹承也

案熙隸古本尚書作已僞孔傳云已發端歎辭也段玉裁云已熙皆卽今之譆字莽大誥作熙者此今文

尙書也敷賁尙書釋文云賁扶云反徐音憤按僞傳以敷賁釋爲敷布大道則是讀賁爲墳今據莽大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疑今文尙書無敷字而以賁同奔蓋今文家說然敷前人受命莽大誥作以傅近奉承高皇所受命按今文尙書敷多作傅如傅納傅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尙書必作傅故莽云傅近亦今文家說也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寍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寍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

文尚書作比又披于字今文尚書旣必無之矣而僞孔傳云閉塞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尚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案此詔卽用大誥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之文也據此今文家旣讀濟字句絕則下文當讀賁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傅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賁與奔古通用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賁卽奔矣

說苑辨物篇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陽向陰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甯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魏三體石經大三體古竝存僞文龜隸

案此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旣具三體則今文亦在其中大僞龜三字卽尚書大誥之文也

三國魏志注明帝詔曰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朕以眇眇之身

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

日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粤茲蠢

漢書翟義傳曰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

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案說文䖵部云蠢蟲動也从䖵春聲𢧢古文蠢从𢦏

周書曰我有𢧢於西王鳴盛曰攷周書無此文疑郎

此有大艱於西土王莽改作有大難於西土魏晉人

因之耳若依說文以𢧢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

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

作𢧢者張揖廣雅釋詁三云𢧢出也玉篇戈部又作𢧢

云烖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亦以𢦔爲蠢王隷書變𦳝爲春篆作蠢矣

魏三體石經𢦔三體並存茲三體並存𢦔隷

案此見洪氏隷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段玉裁曰古𢦔越通魏時尙書蓋皆作越而𢦔字據說文則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隷不作蠢而作𢦔也說文蠢字下引周書曰我有𢦔於西此許引古文大誥記憶之誤也如或皴或𦥑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尙書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尙書同絕無我有𢦔於西之句𢦔字壁中初

出時安國讀爲蠢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漢書翟義傳曰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誕大也呰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呰讀與疵同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腆謂小國也又引王肅云腆主

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江聲曰莽擬此經作誥惟此條特異蓋莽心懷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大相反翟義劉信爲漢起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逆亦異若謂敢紀其敘則是與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序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鄙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窮於詞誥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擬以推求經誼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文字多與古文異者此經今文疑是作誕敢犯其序犯字與紀形略相似故

莽誥云誕敢犯祖亂宗之序敘序古相通用也段玉

裁云尙書釋文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至字當亦王字

之譌按說文𧶘主也尙書正義引王云腆主也此王

謂腆爲𧶘之假借也𧶘經書多作典段說是也

尙書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也○汪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尙書大傳云云卽此經所言知我國有呰曰予復

之謂也呰古文尙書作疵正義引鄭云知我國有疵

病之瑕是鄭本作疵也莽誥兼以訓詁申說取其明

暢見於曉人故云有皆灾也

今繇今翌日民儀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粤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案儀字古文尚書作獻獻與儀古音通轉段玉裁云如大射儀注獻讀為沙司尊彝注獻讀為儀又讀為儀讀為摩莎之莎郊特牲注獻讀為莎齊語聲之誤

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轙或从金獻聲作钀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兩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以古文改之如王莽傳引昔舜讓於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與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

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

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

增矣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

後又云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已甚明

翼僞孔傳訓佐莽誥作敬今文家說也山井鼎所載

足利古本敉皆作撫按撫即攷字說文攷撫也从攴

亡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國君越尹氏庶士御

事曰予得卜吉予惟以爾庶國于伐殷逋播臣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

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
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
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漢書翟義傳曰我有大事休于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
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我得吉卜于惟以汝子伐東郡
嚴鄉侯逋播臣〇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
又并吉是爲美也逋亡也播散也
案朕卜并作于卜肆于并作故我皆以訓詁字代經
文也爾雅釋詁于朕我也肆故也肆故今也是其訓
詁同矣邦今文多作國下文爾庶邦君并作爾國君

知此處經文亦然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并吉者以三龜皆從也時既卜乃後出誥故云然江聲曰時既卜云云正義引以入紹天命卽命之下蓋孔穎達惑於僞傳以紹天明卽出誥時之卜與此卜并吉合為一事故于上經正義引此鄭注今詳觀上下文誼紹天明者謂武王初崩時周公將欲居攝而卜此卜并吉乃是將誥時之卜自是兩事江說是也莽大誥上文云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此文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則其為兩事較然明矣

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國君室越子小子考翼不可征

漢書翟義傳曰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靖亦惟在帝君諸侯宮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誼亦與漢書同江聲曰考猶父也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父行

也翼之言敬故云所當敬禮不可征討也喬樅謂據
莽大誥知今文家以考字屬上讀僞孔傳訓考爲成
以考翼連文訓爲敬成與今文尚書句讀旣異訓詁
亦殊

王不違卜肆於沖人永思艱曰嗚虖允蠢鰥寡哀哉

漢書翟義傳曰帝不違卜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嗚
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旣得吉天命
不違鰥寡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案僞孔本作王害不違卜傳云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段玉裁曰害僞傳如字蔡集

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須知天寶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衛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莽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字喬樅謂師古注亦云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此必小顏用漢書舊注之語故亦不解害字今文尚書固如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永思厥艱

予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卹

漢書翟義傳曰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

不身自卹〇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
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
案尚書釋文云予造爲也馬云遺也段玉裁曰遺字
乃遭字之譌此馬以今文釋古文也造莽大誥作遭
今文尚書也投莽作解盡投之訓歟卹正義作恤按
魏三體石經友古隸邦三體俱存云篆薦古文大隸可古篆征三體
俱子存鰥三體俱存哀古篆卬隸自古篆卹古篆皆大誥文也恤尚書
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毖於卹之類喬樅謂據莽大誥
作卹是古文今文同矣卬莽作身爾雅釋詁卬身皆
訓爲我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

呼爲身也

義爾國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卹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服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師古曰皇太子卽謂孺子

案說文比部曰毖愼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卹與此文同江聲曰義讀爲儀儀度也度爾國君及御士羣臣當安我曰無徒愼於憂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

熙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於甯王興我小國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漢書翟義傳曰熙惟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阸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命今天其相民况

亦惟卜用〇師古曰熙重歎而言僭不信也言順天命

而征討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

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

案僭僞孔傳本作替釋云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

征之文誼與漢書並異段玉裁云說文解字讀曰隸

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尚書遺

字如弟三行以下云大傳龜𢑚兹載翼曰于我友邦

君庶邦于囍大可征𪊟京三十三行以下云寡邛自

于卹不敢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曆

一瞀一㬱此皆曰部之㬱字從曰兟聲非從竝白聲

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日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晉爲普及攷漢書翟義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尚書作普因說漢書者舊訓如此而仍之是知今文尚書作晉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普僞孔云廢也按此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喬

縱謂說文朁字重文云或从兟作簮徐鼎臣云俗作替非朁與晉形近相似魏石經三體晉字當卽僭字古文朁字當卽晉字之或體今文家讀朁為僭古文家則讀朁為晉魏正始時古文尚書盛行故石經具三體誤以朁字列入其實朁乃晉字之或體也江聲曰周發迹於百里故曰小邦周天休美甯王興我周國甯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〻不可違也

烏虖天明威弼我丕丕其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

知甯王若勤哉

漢書翟義傳曰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爾當思入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案明威古文尚書作明畏畏威古通用字釋文亦云畏徐音威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不僞孔傳亦同以矣訓基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丕丕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莽大誥爾不克

遹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遹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尙書作不克也王鳴盛曰爾丕克遹省二句僞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彝擬此誥云爾不克遹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遹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

天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漢書翟義傳曰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愼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

之事

棐天毖我成功所今本尚書作天閟毖我成功所僞孔傳云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釋文云閟音秘正義云閟慎釋詁文王鳴盛曰攷釋詁但有毖慎無閟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弃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段玉裁曰毖閟祕古字通尚書斷無複用閟毖二字之理既孔傳上文無毖於卹釋云無勞於憂此

處毖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毖慎也古人注經有此一例莽大誥天毖勞我成功所蓋今文尚書眡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毖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書無毖字勞幷釋毖也今文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肌求之如此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毖于卹之訓也尚書在魏時毖作祕未可知僞孔傳毖訓勞必有所本慎者必勞故毖得兼二訓尚書之毖或作祕或作閟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閟遂兩存之曰天閟

越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段說是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國君天棐諶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

漢書翟義傳曰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於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案莽擬大誥文以考爲累江聲云淮南氾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又說林訓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之誼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喬樅謂據師古漢書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誼逈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今文尚書三家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諶古文尚書作忱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又其命匪諶說文作忱是其證已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
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覲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顏師古漢書注引尚書大誥
曰天棐諶辭李善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棐輔
也諶誠也又引尚書曰天威棐諶諶與忱古字通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
弼
漢書翟義傳曰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
宗所受休輔〇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

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

　案古文尙書作攸受休畢傳釋畢爲終云所受美命終畢之彝大誥云所受休輔與古文誼異段玉裁曰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丕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朕昔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克堂矧克構厥父菑厥子乃不克播矧克穫厥考翼其肎日予有後弗棄基予害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

　漢書翟義傳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

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
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構棼椽以成之父菑耕其田
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為菑一日田一歲曰菑作室
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
逆也

案此經厥考翼以下十二字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於
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
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曰非先
儒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
也喬樅謂莽擬大誥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易曉

故文有詳畧耳觀師古注云作室農人猶不異其本業即申釋弗棄基之語師古多襲用舊注知今文尚書亦必有此一節也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肎曰我有後弗棄基詩疏引鄭書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肎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据今文尚書倘今文無此一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偁古文尚書矣又尚書正義言定本云矧弗肎構矧弗肎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段玉裁曰按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肯穫矧況也況益也段說亦通莽擬

大誥於此經數語皆約言之無從攷證今文之同異

然攷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詔曰不克堂構又陳

壽三國志亦用克構字則知今文尚書弗字作不肯

字皆作克矣構作楹字宋時避諱改之說文木部云

構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云桷榱也椽

方爲桷又云榱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

杜林傳古文尚書者訓構爲桷此古文家說也許君

訓構爲蓋屋宇此今文家說也其引杜林云云兼存

古文說以備一義訓誼雖微異而字則皆同作構也

若兄考乃有友攷當作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漢書翟義傳曰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直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

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案民長古文尚書作民養攷夏小正執養宮事傳曰養長也是長養誼通段玉裁曰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甯王大命既肎堂肎構肎播肎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為民之長如亏賓毋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傳不以此誥為周公之言故其

解路駁不可通王莽效大誥曰君祖宗適有效湯武代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君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恒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漢時轉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尚書莽多用其訓故

語使一時易明曉喬樅謂友字作友朋解義究牽强

古文尚書友字疑是交字之譌交从爻友从兩手相

交是友亦得訓交今文尚書作爻說文爻亦訓交也

爻又有效誼故今文家釋爻爲效耳

王曰烏虖肆哉爾庶國君越爾御事爽國繇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粵天棐諶爾時罔敢易定矧今天降戾于周

國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漢書翟義傳曰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

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粤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藉古艱字

案此經爽字莽作勉助江聲曰釋言文爽有差也忒也爽也明也四誼皆不可施于此經惟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則爽有貳誼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貳者副貳有輔佐之誼則爽之言貳貳猶輔也江說

是也輔佐即勉助之誼又定字偽孔傳作法王鳴盛曰疑法本定字說文廌部云灋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故誤也當爲定字又此經天降戾于周國偽孔傳以戾訓罪亦非是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毛傳皆以戾訓定此古誼也粤偽孔本作越江聲曰說文于部云粤于也粤審之詞也爾篆文作審古今字也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爾亏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無敢易定命況今天降定命于周國乎惟大艱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近矣乃札伐于其同室逆天叛親不恪不

討今爾不欲征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改易乎按

此經讀當以誕鄰二字上屬爲句正義引王肅云惟

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是讀誕

鄰屬下則不詞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害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

于前甯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漢書翟義傳曰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

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

卜從○師古曰嗇夫治田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

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畝之事天義祖宗之事我何

其極卜敢不徃從言必從也

案嗇僞孔氏本作穡攷無逸稼穡漢石經作嗇則今文嗇字不从禾也說文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嗇古通用字害敢不卜從僞孔氏本作敢弗于從傳云敢不於從言必從也今據漢書則今文尚書是作害敢不卜從江聲云言天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寍曷爲究極之于卜哉以爾衆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上文言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是衆心皆惶怖不安也江說甚允師古乃襲取

僞傳敢不於從之句以釋叅大誥謂敢不往從言必

從也其誼非是

率甯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

僭卜陳惟若茲

漢書翟義傳曰率甯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

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〇師古曰言循祖宗

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言不可不從也

命不僭差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

案旨僞孔氏本作指傳訓為指意今據正義引王肅

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

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旨字訓美誼見說文王肅云有旨意猶云有美意也僞孔傳云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即襲用王注之義則僞孔本經傳不當作指字段玉裁曰尚書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爲衞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師古注漢書旨亦訓美蓋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白虎通誅伐篇曰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曰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

日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案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相傳竝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爲管叔是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也又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白虎通本譌脫舛錯甚多難以徵信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此十人爲同母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

史記正合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確然可信則管叔爲周公兄宜以史記爲定斷也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亦以管叔是周公兄故史文特别異之若均係周公之弟則云羣弟三監乃流言于國亦無不可觀此愈益顯然矣

白虎通諫諍篇曰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禄父爲主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說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六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十

金縢弟七十

今文尚書十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史記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案不豫僞孔本尚書作弗豫段玉裁曰史記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僞篇亦作不豫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尚書作不也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

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悆是古文尚書
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豫釋文云本又
作忬忬蓋卽悆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悆忘也嘾也
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此引書而釋之
曰喜也與引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引
堲讒說而釋之曰堲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
義有別蓋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
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字不可與道古矣
又案伏生尚書大傳以金縢次大誥後古文尚書則
大誥次於金縢之後編次不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

滕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今依大傳編次從

今文二十九篇先後之序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徐廣音義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集解鄭元

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案古書穆繆通用穆睦亦通衆經音義卷十引作睦

孔安國曰睦敬也雜誥旁作穆穆孔傳亦以敬敬訓

之王鳴盛曰逸周書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

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鄭

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蓋周家有大事輙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爲敬雖本釋訓其義非也

公乃自以爲質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史記周本紀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

魯世家曰公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

案質字僞孔傳本尚書作功江聲曰質讀當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已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誼是也史記正義云以贄幣告三王誤矣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墠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時為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又周官大司馬職注曰墠讀為同墠之墠段玉裁曰按讀為今本作讀如非也于唐石經作於

戴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魯世家曰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

案古文尚書作植璧正義引鄭注云植古置字與今文尚書不同攷漢書王莽傳大元梲皆作戴璧用今文尚書也易林作載璧載戴古相通用段玉裁曰按戴戠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咍德職部是以所傳各

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故耳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鼗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位注引作植我鼗鼓周禮大宗伯注引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此用古文尚書也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爾縱謂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載璧亦作載璧

讀如東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

魯世家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解鄭元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

案江聲曰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名武王稱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縢之書得此册文讀之不敢稱名而云某後錄

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册書本作發字。故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負子古文尚書作丕子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子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史記索隱云尚書負爲丕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元曰丕讀爲負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作丕子鄭注丕讀爲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咍部王鳴盛曰尚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鄭讀

丕爲不丕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按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索隱乃云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案白虎通此文見禮記曲禮下正義又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此略同段玉裁曰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

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又曰後漢書隗囂移檄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厭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駰引孔傳丕子之注爲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云樅謂段說近是公羊傳屬負茲何休注云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徐彥疏曰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此讀茲字者蓋徐彥解天子有疾王士稱負薪云皆
漢禮之名續漢書禮儀志大喪云不豫徐以邵公注
所稱皆漢禮其語必有所本殆採王徵期孔衍等公
羊注解豫詁爲樂與說文悆訓爲喜詛合疑其說本
於歐陽夏侯之章句解詁邵公所據諸侯稱負茲與
白虎通文同而徐彥所解訓義則異要皆用今文尚
書說也子茲聲相近負茲當卽負子之假借禮記樂
記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作慈良是其驗已尙書
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據釋文則
馬融讀丕如字與鄭君異僞孔傳訓丕爲大當本於

馬融用古文尚書鄭君讀丕爲不與白虎通誼同乃從今文家說也

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魯世家曰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與宋世家文異江聲曰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丂丂古文巧俗讀丂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丂讀丂能故多材藝也周公自舉而謂元孫不

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甯寻旦案說文丂部云丂氣欲舒出而上礙于一也丂古文以爲考字又以爲巧字則以丂爲巧乃古文假借也隸古定書凡考字無不作丂而于臯陶謨巧言令色則仍作巧是不以丂爲巧而以爲考也于此文則考能二字不可聯屬因而增仁若字與丂爲句解云仁能順父是其有意亂經故誤讀巧爲考唐人據其讀遂改作考字則亦誤矣薛尙功鐘鼎欵識載召仲考父壺銘其文有曰召仲丂父自作則古者考字亦有省作丂者此經據史記實作巧能且多材多藝所以爲巧能意實一貫

也江說誠是

漢書王莽傳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作依周公爲周武王請命作金縢也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曰周公身請武王之命

論衡死僞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珪乃告於大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

之寶則三王為鬼神明矣○又曰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其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

案論衡引書多據今文而此所引與宋世家所錄今文尚書不同者段氏玉裁以為後人所改如植璧當作戴璧恐亦後人據偽孔傳本改之耳喬樅攷尚書正義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豈忠孝之志也鄭注金

滕多用今文家說故與論衡請命之意相合周公之
請命三王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
出於忠孝之誠自不能已爾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
罔不祗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
魯世家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
有所依歸○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
道以佑助四方○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
爲宗廟之主也

案古文尚書作寶命攷史記留家世家徐廣音義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寶葆古通用字也段玉裁曰按裴澤王氏史記集本神字譌王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尚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秘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江聲曰僞孔傳本無墜上有嗚乎二字依歸上無所字按據史記集解引鄭注則鄭本亦作有所依歸與史記同僞孔氏削去所字非也

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乃卜三龜一習吉

魯世家曰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集解馬融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案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注云龜謀襲吉注引此經乃卜三龜一習吉而云襲與習通段玉裁曰按尚書正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於休祥與此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摭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周易習坎是也喬樅又案僞孔傳本

以其作其以侯上無以字與史記文異

白虎通蓍龜篇尚書卜三龜

開籥見書乃逢是吉

宋世家曰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

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

案逢字隸古定書作并段玉裁曰按作逢者蓋今文

尚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

并蓋逢聲之轉

論衡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

王所以與否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案所以卽許已也古所許以已通用觀論衡下文云不能知三王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是其驗也

周禮卜師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謂是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

見書卽卜師四兆之書開籥者卜師開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攷說文竹部籥云書僮竹笘也門部𨷲云關下牡也說文解𨷲字與鄭君訓異疑許所據是古文尙書鄭所據是今文尙書𨷲籥古書通用禮記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愼管籥亦作籥字注云管籥搏鍵器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君書注同開古文作啟或因諱避改之或今文本如此未可知也

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案史記無體字蓋太史公以訓詁兼敘事申說此經故約舉其文耳觀周禮及禮記兩經引此經皆有體字則知今文尚書本有此體字也無隸古定晉作罔罔無古亦通用王鳴盛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解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賈

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𥫗處爲兆廣坼兆𥫗者就正墨傍有奇𥫗罅者爲兆𥫗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𥫗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

此疏甚明周禮大卜三兆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此疏尤詳析凡卜得一兆兆別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竝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

上下也詩衞風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

此失禮事不可例論也

論衡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坫既設筴祝已

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

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

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

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也

予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猷能念予一人

魯世家曰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

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元曰茲此也

案僞孔傳本作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玆攸俟能念予一人江聲曰史記云維長終是圖玆道僞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僞孔傳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閒有是者漢書稱史記所載尙書多古文說然則魯世家云云實是孔氏古文原本謂所受三王之命維長終是謀此周道則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以是知王之無害也此文玆攸俟當從史記作玆道爲正段玉裁曰玆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玆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之死

也聖人舉事出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俟之
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尙能念我天子不忘也
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尙
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
傳作大誥道諸侯是已喬樅謂江段二說誼均得通
惜書缺有間別無明文可相參證姑附識之然古文
尙書與今文間有不同陸氏釋文于此經茲攸俟不
言馬鄭王本同異是古文尙書作茲攸俟可知也
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魯世家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

武王有瘳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又周禮占人凡卜旣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旣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旣卜而藏其書亦禮之常耳此時重秘其書故以金緘其表不欲人之見之也翌日正義本作翼日按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史記云明日則字當作翌爲正段玉裁曰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衞包所改也爾雅釋言郭注漢

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弔魏文帝文李注引尚書皆作翌日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字斷無作翼者其作翼者皆天寶以後淺人妄改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云馮盛也翊明也此翊明卽爾雅之翌明也說文日部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從羽亦立聲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尚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魯世家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〇索隱曰强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

案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衞世家亦云管叔蔡叔疑周公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羣弟乃蔡叔霍叔也詩正義

引鄭注尚書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
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
師孺子謂成王也江聲曰鄭言周公免武王之喪意
欲攝政而致流言則是以爲武王崩後三年事恐未
然也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
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然則周公攝政當在
武王崩時不應待免喪後作洛解云武王既歸乃歲
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
然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未葬武王之前爲武

王初崩踰年事也據管叔世家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周承殷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崩成王幼以次當及管叔由是不無覬覦今乃監殷于外不能握朝權周公乃其弟也反在朝攝政自不能無疑于周公疑公著異志忌已而使出監殷也王鳴盛曰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鄭必爲此解者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喬樅謂鄭解既喪謂喪服除然據白虎

通說則今文尚書不以旣喪爲旣免喪服矣王說申

鄭之恉雖善然非今文家誼也

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

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亡何亡字舊僞作喪非是今訂正爲孝

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旣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

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

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

子代就封于魯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注云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也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盛猶長也

淮南泰族訓曰周公股肱周室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

又繆稱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

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媿無詞也鄭注以公實避而言不得不避之故史記則以公實不避而言所以不避之意鄭君讀辟爲避與史記同皆據今文尚書而其說又各不同者蓋或從歐陽說或從大小夏侯說故不能無同異耳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

三國志張嶷傳嶷與諸葛瞻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流言之變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注云請舉事者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與史記及尙書大傳說異

說苑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欲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將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畧同明日下有興師而三字宜据以補此

漢書王莽傳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商奄之勤不過二年

三國魏志注引漢晉春秋審配獻書於袁譚曰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
三國志楚王彪傳注引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
于後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魯世家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〇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
案說文言部譙嬈譊也从言焦聲讀若嚼重文誚云

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據說文云古文作誚則今文當作譙矣楊雄方言云譙讓也段玉裁曰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从小轉寫譌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訬集韻曰信古作訫玉篇之訬卽集韻之訫皆本說文訬字玉篇从立心字非从大小字也汗簡曰[illegible]古文信此亦依从言从立心之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訬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誚按一作誚者或以尚書改史記也段說亦足以備

一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

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

盡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誤爾

案大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則實親見古文者小司馬誤認僞孔傳爲眞古文反以太史公爲誤豈非傎歟

又案斯拔魯世家作盡拔段玉裁云今文家訓斯爲盡也方言作澌亦作賜唐書作儩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唶歌棗適今日賜而云然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恉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尚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

盡爲成王所得也

洪範五行傳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漢書杜鄴傳鄴對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班固典引曰啓恭館之金縢

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曰旦獲讟於羣弟兮啟金縢而始信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魯世家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

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徐廣曰說一作簡

案信噫魯世家作信有段玉裁曰噫有古音同在第一部尙書釋文云噫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按大雅瞻卬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云懿有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喬樅謂據釋文則馬融本古尙書作懿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尙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其述書經文或時有增減者取其辭意之達而已如上文罔不祗畏下述經文亦少嗚乎二字之類是

也

周禮占人注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乃問諸史及百執士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

案據邕傳知三家尚書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本訓爲事訓誼逼而聲音同故多假借用之

劉熙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無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魯世家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集解鄭元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成王曰周

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缺文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喬樅謂大傳乃伏生釋經之詞故間有以訓詁字代經文者太史公述尚書亦每以訓詁代經文訓同則字自亦皆同矣先大夫曰詩地理考五引尚書大傳曰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亦引公侯於魯身

未嘗居魯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又通鑑前篇引尚書大傳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云云至所以明有功尊有德其下有故忠孝之道咸在於成王周公之間二句鄭注金縢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卽本大傳為說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魯世家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
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
案尚書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攷毛詩東山序正
義引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則
鄭本實作新逆矣馬鄭皆治古文而本有不同者二
君皆先習今文其後始習古文如鄭君箋毛詩古文
多據齊魯韓三家今文改讀注尚書古文亦多據歐
陽夏侯三家今文改讀此其囊括宏通折衷一是故
不墨守一家而欲集諸儒之大成也僞孔傳作新逆
是從鄭君之本逆迎古相通用段玉裁云凡古文尚

書多作逆凡今文尙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

以不聽歆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魯世家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築拾也○集解曰駰案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案尚書釋文云築本亦作筑馬云築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築拾也攷釋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字宜作筑此古文也史記築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木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義與拾異論衡感類篇問者曰天反風偃禾復起何爲不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能是今文家以築爲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
天心〇師古曰事見尙書大傳與古文尙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
又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
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
降災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

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
又皇后紀劉毅上書曰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禹
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
雊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甯之功也
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
薨成王欲以臣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
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
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云尚書洪範五行
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
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

立復風雨禾盡起

案周舉傳言舉字宣光陳留太守防之子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攷儒林傳言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爲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舉傳父業當亦習古文尚書而對風雷動變改葬周公之問於今文家並無異詞則今文之說固不可廢矣

又張奐傳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

注引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云云

案張奐傳言奐字然明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是奐所稱金縢葬周公事本於歐陽尚書也

案鄭公尚書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爲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

流傳此言於民閒也孺子成王也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背成王意也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詩云寧子斥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弁爵弁天

子諸侯十五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問者問審然否也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亡失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風雷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也以上見尙書正義尙書釋文詩邶鄘衛譜豳風譜正義衛風芄蘭豳風七月鴟鴞東山大雅文王公劉正義禮記文

王世子明堂位正義儀禮士冠禮疏穀梁傳文十二年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四卷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八卷史記魯世家集解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羅壁志遺三卷　鄭注如此始別有所依據惜古書多亡無從援證惟李鼎祚周易集解於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與鄭注說合但未知干寶易注即引用鄭說抑或他有所據也王鳴盛尚書後案據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謂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亦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

位出巡狩於邊皆與鄭說合江聲尚書集注亦以墨子所載即此經避居東國事喬樅攷史記魯世家又言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又蒙恬列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

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司馬貞索隱於魯世家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故云然然蒙恬上言時去焚書纔四五年恬之云云必有所據不得以時人失其本末爲疑也焦氏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請命於河周人克敏冲人瘳愈與史記所載事同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伏生大傳正合是據今文尚書說其周公奔楚之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攷說文辟部云辟法也引

周書曰我之弗辟爲證此古文也以辟訓法則是與
刑同意作刑辟解謂以法案驗其事故王肅注居東
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
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卽用古文辟法之訓爲說
也又徐幹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
攝管蔡啟殷畔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
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是亦用古文
說讀辟字爲刑辟也然則鄭君書注蓋兼用古文今
文兩家之說而折衷之以居東二年爲出處東國待
罪以新迎周公爲啟金縢書感悟自新此皆兼用古

文家說也其讀不辟之辟爲避讀丕子之丕爲不此皆綦用今文家說也伏生傳尙書教於齊魯之閒簡帙稍完者僅二十八篇其時藏書尙未出生年已老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之事至以風雷示變爲在周公沒後開書感悟成王親迎爲迎周公之喪改用王禮葬公于畢其說固未可厚非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伏生所傳終漢之世守其師說顓門名家弗敢輕變以違師法惟鄭君承杜衞賈馬之後古學已明爰集諸家之說網羅散佚故於尙書注取今文古文各擇其善而從之然今文之學尙書所

賴以傳者其說終不可廢故鄭君於伏生大傳亦爲之注如使當日無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孔壁古文無從考校安國何能以起其家逸書乎觀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以古文尙書雖於今文之外得多十六篇無今文師說可尋故都尉朝庸生等但習傳其句讀而未爲之訓解文誼即鄭君所注尙書亦皆就今文所有之篇數而未及孔氏逸篇豈非以其誼未有所聞於師終不能以己意爲之說與

又案毛詩鴟鴞序云鴟鴞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鴟鴞鴟鴞旣取

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毁我室者攻堅之故也箋云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毁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

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
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
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宜哀閔之正義曰
此詩毛以爲武王旣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
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
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
蔡之意傳云甯忘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
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
之弗辟欲以法誅管蔡旣誅管蔡然後作詩鄭以爲
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

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
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
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
不宜誅絕之意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
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正義申毛鄭解鴟
鴞詩說各不同如此今按毛傳之說鴟鴞與史記載
今文尚書說合又毛詩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傳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申傳說以爲管蔡有罪不
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

傷破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釋四國是皇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正義申傳說以為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伐柯九罭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釋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云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釋公歸無所於女信宿云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釋無以我公歸兮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正義申傳說以為周公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識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

大夫作此詩以刺王欲使成王早迎周公以重禮見之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女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云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念周公而心悲也狼跋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海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云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云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正義申

傳說謂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
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
禮然後授之政也據毛傳說豳詩皆以周公居東爲
東征與史記魯世家敘周公攝政東征事正合毛公
傳詩古文篇帙無闕其說自是古義確然可信以當
日情事而論武王既崩成王尚幼天下未集周公所
以行權攝政者原欲以成周道而致太平如以流言
危疑而即避處東國非與國政聽三監挾殷作亂脅
不興師討罪豈公救亂勤王之志哉惟公於四國既
定後仍留東土者蓋以成王爲流言所惑意猶未悟

故畢以待君之察已說者遂以為避居東都其又云
奔楚者周書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叛熊盈之國疑即楚地其後周公滅
之以改封熊繹者據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六曰
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季連生子附沮附沮生子穴熊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熊繹當
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
蓋即滅熊盈後封之荀子言周公南征當即指討熊
盈之事說者遂以公為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
而感泣迎公當即在此時說者遂以成王為因風雷

之變感悟而迎公其實東居商奄及楚皆周公攝政戡亂事也見書感泣迎公則周公東征黜殷踐奄後也風雷動感彰德則周公卒後變禮改葬事也成王有疾周公揃蚤沉河以祝于神此禱書之藏於記府者武王有疾周公設壇戴璧以身為質此祝策之藏於金縢者發記府見書而流涕迎公於楚此先一時事也成王觀於記府見公禱書之事今文尚書無其說而古文尚書有之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故載之於魯世家班孟堅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金縢篇之古文說則此

類是已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鴟鴞之詩風雷之變皆大誥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實厠金縢之前今文尚書次第固如是也史記魯世家敘周公興師東伐作大誥亦在作鴟鴞詩前秋未穫暴風雷雨禾偃木拔亦在周公卒後皆與大傳合

又案毛詩序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釋文曰遺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錢大昕曰唐石經尚書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貽甯以先刻爲正段玉裁曰詒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詩豳風正義

引鄭金縢注曰怡悅也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寫從貝作貽俗字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詒說也此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佹言以相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此王毀之皆所謂佹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罪而已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

鄭注絕無怡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誼鴟鴞之詩若心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經文作詒乃兼含訓遺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也喬樅謂段說甚審然則魯世家貽字當亦本作詒其後轉寫乃從俗作貽耳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

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

又曰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不能乎應曰然天能拔木不能復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又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

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又曰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縢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

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

又問曰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

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祖𢑴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

公請乃能得之難曰九齡之夢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

又曰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禮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案論衡此篇皆據今文尚書說以爲問難故附錄之

其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

字作死段氏懋堂以爲轉寫論衡者之誤也

越絕書三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

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

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

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

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

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